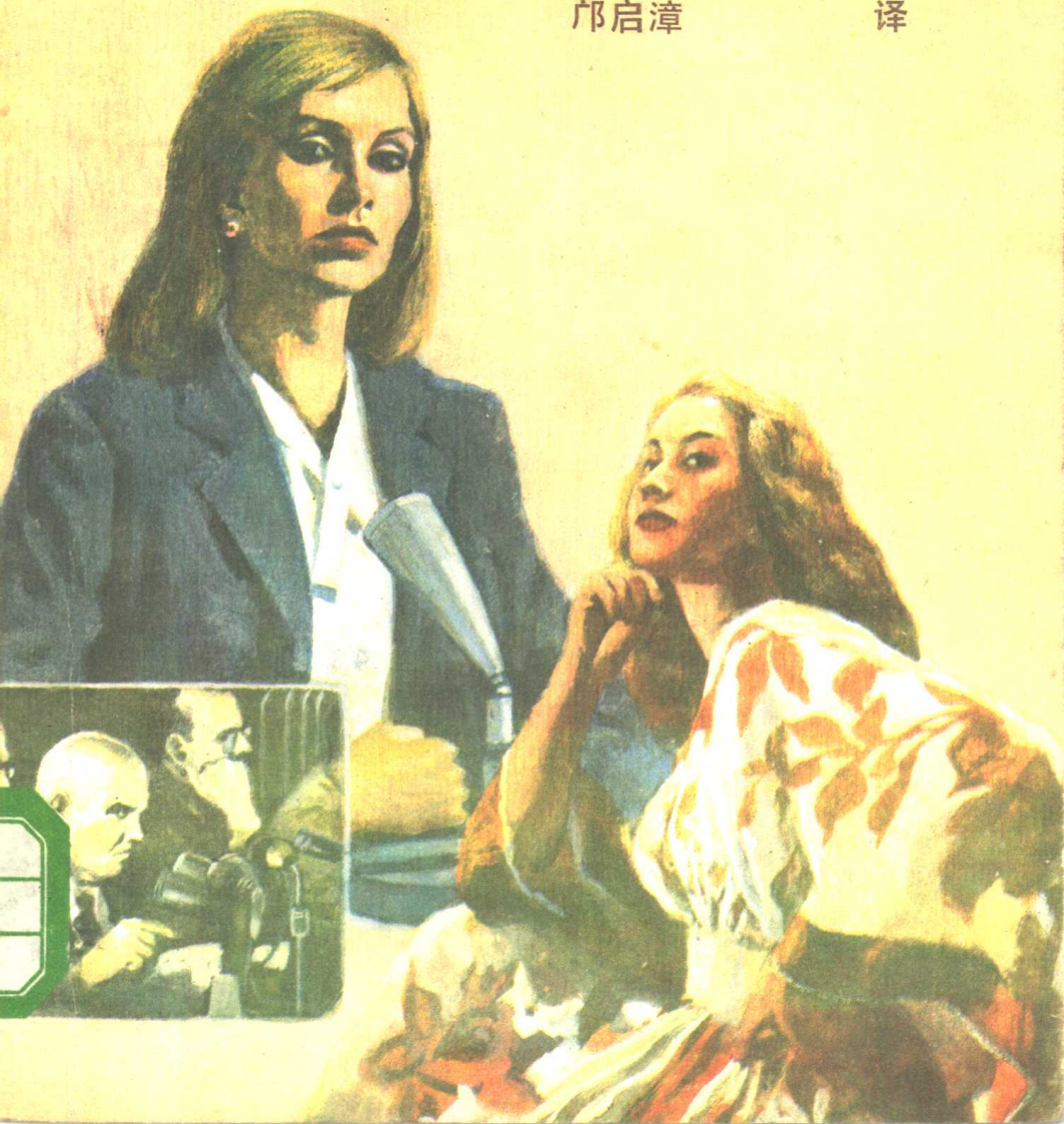




生根

〔美〕霍华德·法斯特 著
邝启漳 译



生 根

〔美〕霍华德·法斯特 著
邝启漳 译

漓江出版社

据美国迪尔 (Dell) 图书出版公司1979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刘硕良

吴呵融

封面设计：李伟光

生 根

〔美〕霍华德·法斯特 著

邝启漳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2 字数 319,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300册

统一书号：10256·154 定价：2.30元

主要人物表

巴巴拉·拉维特·科恩（简称巴巴拉）——作家，本书的主人公

伯尼·科恩——退伍军人，巴巴拉的丈夫

丹尼尔·拉维特（简称丹）——造船主，巴巴拉的父亲

琼·谢尔顿·拉维特（简称琼）——巴巴拉的母亲

托马斯·拉维特（简称汤姆）——企业家，巴巴拉的哥哥

露西·索默——汤姆的妻子

艾罗尔丝·列维——汤姆的前妻，后嫁亚当·列维

亚当·列维——丹的老朋友马克·列维的孙子，艾罗尔丝

的丈夫

约瑟夫·拉维特（简称约）——医生，巴巴拉的同父异母弟弟

莎莉·列维——约的妻子，亚当的妹妹，后成为电影明星

比利·克劳森——艾罗尔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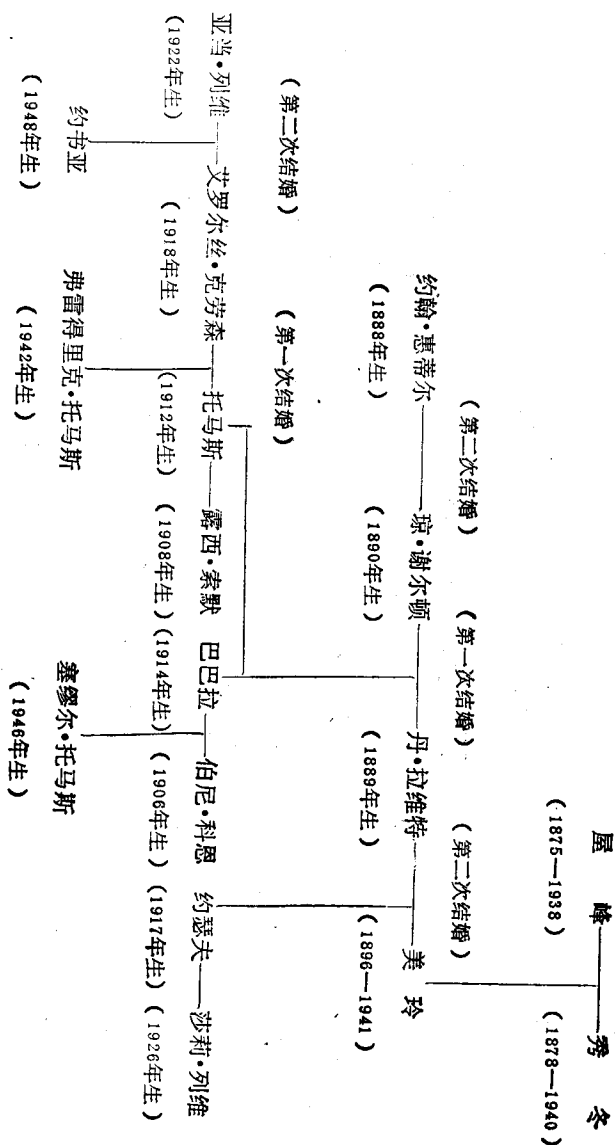
的哥哥

哈维·巴克斯特——巴巴拉的私人律师

博伊德·金梅尔曼——巴克斯特的助手

诺曼·德雷克——政客，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法律顾问

拉维特家族



列维家族

沙拉——马克·列维
(1880年生) (1879—1930)

克莲·哈威——雅各玛沙
(1900年生) (1899年生) (1929年死)

亚当——艾罗尔丝·拉维特——约书亚——沙利——约瑟夫·拉维特
(1922年生) (1918年生) (1924—1944) (1926年生) (1917年生)

约书亚——美玲
(1948年生) (1947年生)

卡沙拉家族

玛丽娅·卡沙拉——安东尼·卡沙拉
(1877年生) (1930年死)

斯蒂芬——约娜——罗莎——弗郎克·马塞蒂
(1895年生) (1927年生) (1897年生)

拉尔夫
(1927年生)

目 次

第一章	婚姻	(1)
第二章	游戏	(66)
第三章	调查	(137)
第四章	审判	(205)
第五章	惩罚	(320)
第六章	回忆	(420)

第一章

婚 姻

科恩这位四十三岁的硕壮汉子渐渐又失去了耐心，这往往是他发火，拿周围人出气的前奏。这种情况也实在是太过频繁了，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他竟也吹胡子瞪眼。他平生经历过无数惊心动魄的大事，按理说一般的事情怎么也不能叫他动肝火的，可见他内心一定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脾气才变得这么坏。他常常生闷气，觉得不顺心，却又实在不明白自己到底有什么心病。如今，他竟然迁怒于眼前这位谦和的小妇人。

“真见鬼，梅尔彻太太，我在给你解释为什么会出毛病呢！你老踩着离合器踏板不松脚！离合器可不象马屁股一样是上帝造的。它是一种机械装置，引擎和传动系统的接合或分开就通过它来操纵。离合器上有一块装有弹簧的压板，压板的两面装有摩擦片。你的脚老踏在踏板上，这怎么行呢。你还得去学学开车才行。以前出过这样的毛病，以后也还会的。”

她气得脸色发青，声音嘶哑，“你没权利这样训我。你没权利。”

他低头凝视着她。“上帝啊，”他自言自语。他手下一位叫戈梅斯的技工向他使了个眼色，于是他压低嗓门陪了个不是。

“你没权利这样训我，”梅尔彻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了，她还是这么一句话，仿佛再也想不出别的话了。

“对不起。我们会把车修好的，明早你就可以把车开走。”

他转身大步穿过这间汽车修理铺，走进后面的男厕所，反锁上门，把抽水马桶坐圈砰地扳下，坐在上面，下巴就支在油污的拳头上。他对面的厕所门上，有人涂写了一段猥亵的蠢话：“从前有位老隐士，名字叫戴夫，在他的山洞里藏有一个姑娘的尸体。他说，我得承认我是有点那个，可想想，我这样能省多少钱啊。”昨天门上还没有这些脏话的。他睁大眼睛看这些字句，起初还茫然不解，后来，心里塞塞着的火气猛地爆发了。他踢开门，朝手下四位技工咆哮，“把这间鬼厕所给我粉刷好！今天就刷！谁他娘的再在墙上乱涂乱画我就把他踢出去！”

在工人们惊讶的目光注视下，他三步并成两步地穿过铺面，钻进他那间有玻璃隔墙的小办公室。他刚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后面，胃就象被折叠起来一样疼痛。他做着深呼吸，呆呆地望着墨迹斑斑的吸墨器，心想不知是不是患了癌症。死在这上头，可是太丢人了。癌或者心脏病猝发。他长得又高又大，上次体格检查的时候，大夫就警告过他，他的身体属于最容易很早就患上冠心病的类型。

戈梅斯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办公室的门。“喂，伯尼，”他轻声问，“你怎么啦？”

他怔怔地望着戈梅斯，也不作答。戈梅斯是个短小精悍

的奇卡诺人，也是店里的工头。

“你真要粉刷厕所，伯尼？我们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干呢。”

“就算我没说过吧。”

“别为那些娘们怄气了。来了两个人，说是要见你。”

“你去应付一下吧。”

“他们要见你。”

“什么事？”

“不知道，”戈梅斯双手一摊。“伯尼，上帝，你怎么啦？你雇的伙计都是好样的。我们整天为你卖命干活，你却骂得我们狗血淋头。我还得站在这里浪费时间和你争辩。那两个家伙不是来修车的。他们有事要跟科恩先生面谈。见见他们好吗？我可要回去干活啦。”

科恩点点头，戈梅斯便走出去了。几分钟之后，门开了，走进来两个男人。其中一位身材单薄，长一头淡茶色头发，约莫三十五岁。他有双明亮的蓝眼睛，蓄着浅黄色的口髭，脸上还有道伤痕从太阳穴一直伸到下巴。另一位较年轻，据科恩判断，充其量也不过二十三、四，他是个胖子，有张圆圆的娃娃脸，双颊粉红。他们在科恩面前站住了。粉红脸颊问，“就是他？”

“是他，”淡茶色头发回答。

科恩一面慢慢站起身来，一面打量着那个长着淡茶色头发的男人，那人得意地冲着他露齿而笑。

“这小子真高大，”粉红脸颊叹道。

科恩绕过桌子，又呆呆地望了那人一会，突然，他象头大狗熊似的，双臂一张，一下就把那人抱得双脚悬空。粉红脸颊在一旁看了直点头。

“你这么个热情法，可真要我的命啦，你这个傻瓜笨蛋。”淡茶色头发挣扎着说。

科恩这才松手。

“这位是赫比·古德曼，”淡茶色头发介绍。“赫比，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伯尼·科恩。”

两人握手。“你是传奇英雄，”赫比说，“绝对是传奇英雄。”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科恩问。

“自然有办法。讲出来肯定会让你吃惊。”

巴巴拉·拉维特结婚才六个月，儿子便呱呱坠地了。她下嫁伯尼·科恩，变成了巴巴拉·拉维特·科恩。报上的闲话专栏则迫不及待地指出，她该叫巴巴拉·谢尔顿·拉维特·科恩。报上还指出，谢尔顿家族跻身于门禁森严的旧金山上层社会，至今(1948年)已将近百年，算来也有旧金山市的整个历史一般长久了。巴巴拉·拉维特的父亲丹尼尔·拉维特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儿子，他追求银行家托马斯·谢尔顿的女儿，并赢得了她。打那时起，人们对这个家族，便飞短流长地议论开了。琼·谢尔顿，即银行家的爱女，巴巴拉的母亲，后来与丹·拉维特离异，再适大富翁约翰·惠蒂尔，尔后又和他离了婚，现在公开与头一位丈夫非婚同居，这更给久享名声的旧金山餐桌、酒会闲谈提供了极好的材料。琼和丹的女儿巴巴拉·拉维特又嫁给了伯尼·科恩——一个穷光蛋、雇佣军人，一个无家无业，默默无闻，将来也不会出人头地的汉子，而且还是个犹太人。于是，流言蜚语发展到叫人幸灾乐祸、津津乐道的地步了。何况，婚后才六个月，巴巴拉就在郇山医院生下了一个男孩，而且毫无遮掩的企图，

这时流言蜚语自然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对于这一切，巴巴拉漠然置之。每当她回顾人生的各个阶段，她总有种落伍者的感觉。她的童年漫长而孤寂，她的青春期长得超过了常人的界限，直到读大学那几年，她还处于幼稚无知的阶段。她觉得自己老是赶不上生活的正常日程。1946年，她已经三十二岁，才生下了头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她怀孕期间替她看病的凯尔曼大夫并不担忧她的年龄，他说三十二岁初孕并不算太晚。巴巴拉高大、健壮，凯尔曼大夫说保证不会难产。

她不想使用麻醉药。直到妊娠期最后一个月，她的身体情况相对来说都较好，她对丈夫说，“我也许会再生一个，但也可能不会生了——”

“会再生两、三个的，”他抢着说。

“我说的是再生一个。别管什么再生三个两个。重要的是我要体验一下，要体验全过程。我要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

“这样你好把它写下来，对吗？我看你疯了。”

“我把所见过的和所体验过的写下来，我可一点也不疯。”

她开始分娩时伯尼在她身边，他要留在医院里陪着她。过了两个小时，子宫每次收缩时她发出的呻吟都变成了痛苦的尖叫，凯尔曼大夫便把伯尼劝出了产房。十二个小时后，她已是周身无力，巨痛使她几乎神志不清，医生才诊断出她的盆腔太窄，以致婴儿无法通过产道。结果做了剖腹手术，一个九磅重的男婴来到人间。

现在十五个月已经过去了，巴巴拉正坐在格林街家里的育婴室里，引导儿子正确地发“翻斗车”这几个音。孩子名叫

塞缪尔·托马斯·科恩。取名塞缪尔，是为了纪念沙姆·高尔伯格，他生前是巴巴拉的律师，而且深得她的敬爱，她现在住的这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过去就是他的。托马斯则是她外祖父的名。小塞缪尔长得又高又胖，身体很健壮。他长着褐色头发，蓝眼睛，而且每只手有五根手指，每个脚有五个趾头——完全符合巴巴拉的要求。

这天傍晚，她边给孩子喂食，边教他说话，还一面留神楼下的动静，门一响，就意味着伯尼回来了——只要他决定回家吃晚饭，而不是工作到十点、十一点甚至半夜的话。她还用得用另一部分心思来考虑，怎样才能毫无怨恨地度过这个晚上；但与此同时，她在心中又不得不承认，往天晚上，这一类的计划总是惨然告吹的。

过去几个月来，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自己，她的婚姻在走下坡路；但又一再自我否定这种说法。她等了三十二年才结婚，偏偏又嫁给了一个——象她的大多数熟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天下最不讨人喜欢的男人。

“我是经过等待的，”她自我辩解，“我不是稀里糊涂，莽莽撞撞结的婚。我看得可多了，差不多所有熟人的婚姻都没好结果。我清楚这男子的弱点，也知道他的长处。我对婚姻已不再抱什么幻想，温柔乡化为毒蛇窝的事情我已经看得太多，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几乎是不可能有什么美满婚姻的。可是我们两个都是成熟的人，两个人都有各自的辛酸经历。我们会处理好关系的。”

她也曾对她母亲搬弄这套理论，但平淡无奇，缺乏说服力，她母亲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她，并不显得十分热心。琼·惠蒂尔在五十八岁上依然容貌姣好。虽然母女一块出去，旁人不会再把她们误当成姐妹，琼也不想去跟皱纹和渐白的头

发作斗争了，可是她俩高矮相同，优雅的风姿相仿。琼也曾亲身经历过两次破裂的婚姻。

“你们也许能处理好关系，但也许不能，”琼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无论如何都要维持好关系，”巴巴拉说。

“他也同样需要这种无论如何也要维持关系的劲头。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个相当成功的作家，在全国都有名气。你把钱捐进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并不能使事情改变多少。你还是基金会头头。你还有自己的钱。这一切都成了他沉重得要命的包袱，可不是吗？”

“这事儿我们已经谈好了的。”

“问题是你们是否能处理得好。”

巴巴拉的儿子说了些什么，含含糊糊的好象是“翻斗车”。巴巴拉停止喂他，给他拿来了玩具翻斗车。楼下门响了，这时才是六点钟。伯尼喊道，“喂，巴比，我回来了！”他的声音显得热切、兴奋，她已经许久没听过了。

前一天，伯尼进家时已差不多半夜了。巴巴拉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会有外遇。一个人刚幽会回来，决不会身穿工作服，双手油污，一副疲乏模样。他们夫妻间是有一大堆问题，但这些问题与别的女人都绝无关系。巴巴拉当时正在她房里写作。听见打字机的响声，他便打开书房门站在那里。她跳起来转身去拥抱他，他却往后闪开了，“我身上脏，”他说。

“我给你放盆洗澡水吧。”

“太累，不洗了。”

“伯尼，总不能这样就上床吧。”

“为啥不能？我本来就是个被人称做油污猴子的修理工

嘛。洗不洗还不是一样？”

“去你的。你才不是什么油污猴子呢。你开了一间在城里算得上一流的修理店，而且还干得挺好的。”

“你别老是坐着等我回来了。我干活干到这么晚，回来还得傻乎乎地拌嘴，我太累，实在没神气斗嘴了。”

昨天晚上的情形如此。以往很多个晚上也完全如此。碰到这种情形，巴巴拉总觉得心寒，但又总是竭力克制，她常常自慰说，人都有伤人的时候，但总还是可以接近的。

“我不是在等你，伯尼，”她柔声回答。“白天我干不了多少工作。我是说，我不是不想等你，可现在也是工作的大好时间。沙米在叫——”

多少个夜晚都是这样千篇一律地过去。今晚从楼下传来的瓮声瓮气的声音却突然变得热切温和了。巴巴拉把儿子和他的翻斗车放进围栏里，急忙跑下楼去。伯尼张臂一揽就把她抱了起来，接着又道歉道，“又是一身油泥儿。我要洗个澡。孩子在哪？”

“在围栏里。我刚喂过他。”

“好。我得让他知道一下谁是这家的主人，然后洗个澡。我十五分钟后就回来。晚饭吃些什么？”

“鸡、土豆、豌豆、色拉——”

“好极了！”

目送他三步并成两步地迈上楼梯，她迷惑、高兴，然而也不无忧虑。他今天一点不象在过去七、八个月里和她生活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也不象平素那个阴郁、暴躁、沮丧，老怨自己作茧自缚的男子。她随后也上了楼。他和孩子肯定只玩了一下，因为此刻他已泡在浴盆里了。待她将儿子放进带栏的小床上时，伯尼已经穿上了干净衣服在等着她了。

就餐时巴巴拉柔声细气地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吧，伯尼，对不对？”

“最好的日子。”

“我很高兴。”她等着他说出到底遇上了什么大喜事。

“近来我总是不是很高兴，是不是？”

“是不怎么高兴。一点也谈不上高兴。但我想我理解。”

“巴比，真的？”他停止咀嚼，定眼看她。“我总是对自己说，我爱你，世上任何一个男子爱女人也不会比我爱得更深。然而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爱你，我爱谁也没有爱你深。从在巴黎见面那天起，我就爱上了你。对于爱情我是十分忠诚的。”

“这我懂，”她低声应道，心头泛起了恐惧感。别看他兴高采烈的，今天晚上准定不会好过。他的话引起了她的回忆：1939年的一天，他敲响了她在巴黎寓所的门。她一开门，只见一个男人站在那儿，高大结实，身穿陈旧的粗布衣服和一件汗衫，胡子拉碴的。那时西班牙内战已经结束，国际纵队也已经遣散。伯尼·科恩，一位前林肯营的志愿军，当时的失业者，翻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法国，或徒步，或搭便车来到了巴黎。当时她脑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至今还记忆犹新：这个人模样真怪，象长着大鼻子的狗熊！但后来她注意到了他的眼睛，灰蓝色的，又大又圆，就象小孩子的一样纯洁无邪。你只要看着这双眼睛，一切不信任和怀疑他欺骗的顾虑就会烟消云散。

如今这同一双眼睛正凝视着她，睁得大大的，充满了稚气。她的儿子沙姆也长了一双这样的眼睛。这个男子一直还没成熟。女人会成熟，从她们的腺体、体形和生命力都可以

看出来；但是有些男人，哪怕下过几遭地狱，在高大的躯壳中也还依旧是儿童的心灵。

“今天有啥喜事，伯尼？干嘛不告诉我呢？”

“呃，这当然，这当然。不过说来话可长了。事情不是从天而降的，就象你我之间的事一样，总有前因后果。你记得我在巴黎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的吗？”

“记得。”

“离开你后我往南走。这我告诉过你的，在马赛我和欧文·布洛茨基结成了旅伴。你还记得吗？”

“他也参加过国际纵队。”巴巴拉点头。“往下说吧，伯尼。我记得的。”

他以询问的目光注视着她，她的声音有种说不出的味道，令他困惑不解。“我刚才说了什么来着？啊，对了，欧文·布洛茨基，西班牙内战的老兵，纽约布隆克斯人。他从巴塞罗那撤退，坐船到了马赛，我们两人都在两位专跑马赛至巴勒斯坦航线，贩运走私货的法国人那里找到了工作。我们在巴勒斯坦上了岸，再往内陆走，最后在海法附近加入了一个集体农庄。”

巴巴拉点点头。这段往事她已经听过多遍了。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布洛茨基和我，关系很亲密。我们在集体农庄里工作了几个月，为他们组织起一支自卫队伍。我现在只是大致地介绍一下情况，”他很不自然地说。“我想我告诉过你的，集体农庄决定让我参加英国军队去学开飞机。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我就和布洛茨基分开了——直到今天才重逢。”

“今天你见到他啦？在哪？”

“我正要告诉你呢，巴比。今天快吃午饭的时候，他和